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 第十一尊 杯渡羅漢

杯渡尊者，未詳姓氏，亦未知何許人，那年投刺出家。慧性圓融，即會悟無上法旨。有識者曰：「此少年得道羅漢也。」人見其常乘杯渡水，非胸中具有靈通，何能利涉有此作用，故遂名曰「杯渡」。杯渡雲者，神之也。尊者緣此知名，人爭重之，弟子爭從游之，尊者拒而不納。有詩為證：
慧性圓融悟法宗，乘杯渡水見靈通。

少年羅漢人爭羨，緣此名聞遍國中。

尊者雖頓悟釋氏正宗，其實不矜細行。幼年在冀州破戒不羈，好飲酒食肉，與俗人無異，人多輕慢之，謂其冒僧之名，破僧之戒，□□一下流餓夫也。有道行之僧方斥之，羞與為伍，何足與談靈性。且有時著屐登山，有時徒行入市，負荷不離一蘆圈子，身中更無別物。人徒見其蹤跡無常，不知方外之僧不修邊幅，自超出常情萬萬也。有詩為證：

茹葷飲酒行無羈，玻戎嚶嚶論是非。

著履徒行真自得，這般妙意少人知。

尊者遊方行化時，嘗寄宿於念佛人家，窺見其家神座上供養一尊金佛，渡當此時，不知欲假此昭異於人，不知欲利此私惠於己，一旦出其不意，乃竊之而去。家主回看座上金佛不見，相疑議曰：「竊金佛者，匪伊異人，必寄宿杯渡也。」躡其後而追之，果見杯渡手抱金佛，緩步而行，失主拍馬追之不及。失主曰：「疾驅不如緩行，此必神人，非亡賴之流也。」及至孟津，果不負桴筏，亦非乘風，便惟浮杯渡之，其疾如飛，失主始信曰：「彼竊像者，非為利也，以俗輩不知其異，故冒不潔之名，使人知其得道不凡也。」遂望杯百拜而回。有詩為證：

盜竊金神緩步行，追之不及有通靈。

乘杯渡水如飛輪，始信渠非亡賴群。

尊者東遊吳郡。一日，途中遇釣魚漁翁，即向前問漁翁乞魚。漁翁不謂其出家人不宜食魚，不以罾中無魚而吝於與，當尊者乞時，惠然以一尾施之。尊者得魚，當漁翁前手弄反覆，魚兒於困不舒矣，及投水中，魚復悠然而逝。及漁翁把釣江中，巨尾、細鱗、不用命者，其貪其餌而吞其釣。行江澤中，遇網師打魚，尊者亦從之乞魚，網師嗜而罵曰：「出家人持齋把素，每食無魚，今從我乞色，是名芳而行穢也。此江淥乃往來必由之路，假饒行腳僧人人似你乞魚，我一日安得有許多魚應其乞也。」竟不與之。尊旨見其不與，當時只拾二石子擲在水中，俄而水中有兩頭水牛鬥入其網，網即破敗，牛即不復見。此時網師來覓尊者，尊者隱遁不見，始悟彼非乞魚，特試吾心耳，悔怨久之。

釣翁乞魚：

釣翁惠與一鮮魚，翻弄多回困未舒。投水倏然而逝也，市中村釀廣魚沽。

網師乞魚：

行至江淥遇網師，乞魚不與誅而呼。水牛鬥破羅魚網，物與工夫事事虛。

尊者行化至廣陵，遇見村舍李家有人闕齋宅舍，乃直入齋堂而坐，以所負蘆圖置於中庭。李視圖中所有，惟一破衲及一木柄而已，李自舉其圖不勝，喚數人舉之亦不勝。李心知其異，敬請在家中內講經說法。尊者在李家供侍一百日。異香飄聞，合境眾人曰：「常時行化僧，也有從此直去者，也有羈留在此為眾生普濟者，不下千百。芳名流落人間有之，癯行番待萬代有之，未有若此僧經月異香馥馥如此。古有香孩兒、□寧馨兒，此僧意者訴香如來也。」合境眾信群群然尊敬之。有詩為證：

蘆圖負荷入齋堂，柄衲雙雙圖內藏。

李氏延為供侍客，異香飄散百家□。

尊者一日出外，至晚不返，李敬重之心始終如一，候之二日不回，令人覓之不見跡。次日，忽有人報云：「適見渡和尚在比岩下，就地敷一破袈裟，晏然而寂，渡前後座皆蓮花，異香逼人。」李往觀之，果晏寢宛然，呼之不醒，問之不言，越一夕而萎。李知其圓寂，遂用棺衾厚禮殯之。數日後，有人從北方來云：「途中遇渡，見其負蘆圖望鼓城而去，李異之，啟棺視之，不見渡遺骸，惟存靴履而已。有詩為證：

比岩晏寂馥蓮生，李用棺衾殯厝僧。